



## 辛亥革命的回顧

王伯祥

### 一 革命的序幕

清朝以客帝入主中原，對於故國的遺民務為摧抑，牢籠劫持，無所不至。所以民族的嫌怨特深。當其聲勢極盛之際，已屢起反抗，為不斷的奮鬥；祇以積威之下，團結難堅，終於失敗罷了。到得晚年，連經甲午中日之戰，庚子八國聯軍之役，訂下了奇恥大辱的辛丑和約，勾起了引狼入室，的日俄大戰，於是『圖窮而匕首見』，把一個二百年來聲勢爛然的紙老虎直掬得洞穿雪亮，了無餘蘊了。當時的外侮既這樣緊迫，而環顧國內的吏治又腐敗黑暗，簡直沒有一項設施是可以使人滿意的。因此一般憂國之士都想力圖改革，奮發自強，鼓吹大家起來，一齊挽救這垂危的國命。可是國人的觀點不同，所擬的方案也就兩樣，那輩主張改革的人便自然而然地分成趨向不同的兩大派，一派是主張改良政治的，以為只要君權有限，政治清明，大家有法律可守，便可以逐漸向上；所謂

『立憲救國』，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便這麼說。又一派是主張澈底改革的，可沒有那麼溫情，以為不把滿人推倒，便不能光復舊物，不光復舊物，則一切措施都無從託根；所謂『民族革命』，孫文、章炳麟等人便這麼說。這兩派人的言論，起初雖因趨向不同而互致駁詰，但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信徒，到後來差不多兩下都占有相當的地位了。清朝要維持自己的權威，對這兩派主張，當然都非所願。然而情勢所迫，實在不得不更張一下，以便塗飾人家的耳目，那麼還是贊成立憲，反對革命。但事不由衷，那裏會有好的結果，所以『假立憲』便引起『真革命』，不上三五年工夫，竟不得不專讓『革命黨』出頭，而溫情的『立憲論者』便也偃旗息鼓，只得放棄從前的論據了。

清朝的贊成立憲，本是勉強的。所以雖在日俄戰後即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和下詔預備立憲，而舉行的新政如釐定官制，頒定資政院和各省諮議局章程，發布憲法大綱等，卻大都是徒改形式，有名無實。至光

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方纔明定預備立憲的期限爲九年，並勒定

分年籌辦事項，責成京內各衙門和京外各督撫，府尹司道依限舉辦。過不幾時，光緒帝和慈禧太后都死了，醇親王載灃的兒子溥儀即位，以明年爲宣統元年。那時溥儀年只三歲，便由載灃攝政，稱「監國攝政王」。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九月，各省的諮議局已經成立，直隸諮議局議員孫洪伊便聯合各省諮議員和人民的代表，兩次入京，（一次在本年多，一次在翌年夏）請願速開國會。奉旨「仍俟九年籌備完全，再行降旨召集國會。」明明都遭拒絕。二年（一九一〇）的秋天，資政院也成立了，各省代表又聯合入京，爲第三次請願。資政院議員也決議奏請速開國會。清廷不得已，纔許把九年的期限縮爲五年。然而一方面方下縮短籌備年限的上諭，一面卻另諭「所有各省代表人等，着民政部及各省督撫剴切曉諭，令其即日散歸，各安職業。」繼又令民政部與步軍統領衙門將東三省的代表硬送回籍，不准逗留，並令各督撫開導彈壓，如有違抗，查拿嚴辦。不多時，又因天津人溫世霖在籍組織第四次請願團，立即逮問，發遣新疆。這時候人民對於立憲，渴望正盛，而清廷所行的事情偏與立憲的趨勢相反，並且親貴專政，顯有重滿抑漢的表示。（光緒三十三年第一次改革官制時，除奕劻向爲軍機處領袖外，其餘十一部尚書滿族親貴占有七席，宣統三年第二次改革官制時，以奕劻組織新內閣仍爲總理大臣，並以那桐爲協理大臣外，其餘十國務大臣則滿族親貴又占七席。）官場黑暗，又濫施無理的壓制（直臣參劾親貴貪污的

俱得處分，又諭禁學生干預政治，及不許在京師開會演說。）何怪革命黨人要力伸排滿的主張，爆發之機當然有觸即動了。

革命黨的舉事，自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廣州之役始。主持其事的，便是孫文。孫文從事革命運動最早，在光緒中葉他就組織興中會，鼓吹革命了。這一役雖圖謀未成，遠走英國，然革命的意志益堅。所以他從倫敦的中國使館脫險後，（時被駐英公使龔照璵所誘拘，幸得英友之援始獲釋放）便徧歷南洋羣島和舊金山等處竭力鼓吹。後來又到日本，與黃興等共組同盟會，以爲實施革命的團體。於是革命的種子便播散在一般人的心田上面，只待雨露的滋培，自然會勾萌勃發，枝葉扶疏地壯茁起來了。以此，清廷雖屢申嚴禁，壓迫革命，而廣州之役失敗以後，革命運動竟時時發現，反而愈激愈高呢。

當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北方義和團活動劇烈的時候，湖南唐才常的自立會也在武漢長江一帶舉事，不幸失敗，被殺的二十餘人，株連受禍的百餘人。鄭弼臣同時在惠州起事，因餉竭潰散。華興會的領袖黃興、陳天華、宋教仁等也因舉事謀洩，從長沙逃亡日本。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吳越在北京正陽門車站謀炸五大臣，當場自炸身死。越二年，光復軍首領徐錫麟在安徽槍殺巡撫恩銘，被捕挖心死，株連秋瑾等人也不少。那年孫文、黃興剛組同盟會，也由越南進攻廣西，奪鎮南關砲臺，終以軍火不繼敗走。明年，他們又會攻雲南的河口，也以事敗退。後來清廷猝遭大喪，幼帝入嗣，更有可乘之機，於是熊成基在安慶乘秋操

起事，而汪兆銘在北京謀刺攝政王。熊成基事敗脫走，後來在吉林被殺。汪兆銘則事洩被捕，永遠監禁。不久，廣州將軍孚琦又被溫生才所刺殺。蓋革命運動至此，真是愈來愈厲害了。而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三月中，廣州二次舉事的犧牲尤為壯烈。

這一次的舉事，事前計畫很周，由黃興、趙聲、宋玉琳等由香港運械入廣州，約期會攻督署。乃未及期而事洩，三月十九日同志百餘人猝攻督署，猛擲炸彈，炸毀督署的大門。然署中防備嚴緊，清兵又蜂擁而至，遂敗。是役犧牲最大，當場殉難和被捉殺死的都七十二人，事後叢葬在黃花崗。黃興逃回香港，僅以身免，趙聲且因此氣死呢。

革命黨雖屢次失敗，而意志堅決，勇氣不衰。剛好那時清廷要把各省的鐵路收歸國有，激動全國的公憤，他們便趁此運動，一舉成功。這鐵路國有之議，發自御史石長信，成於郵傳大臣盛宣懷，為當時新內閣成立後第一個政策。收路的辦法，由政府借英、法、德、美四國款一千萬鎊，日本款一千萬元，作為收回鐵路的基金，凡全國幹線，均歸國有。從前批准商辦的鐵路案，一律撤銷。收路的上諭發表，四川、湖北、湖南、廣東四省的人很是反對，爭持甚烈。清廷便以「業經定為政策」為由，嚴行拒絕。湖南巡撫楊文鼎、四川總督王文韶先後代人民奏請收回成命，都奉嚴旨申飭。御史趙熙、歐家廉又據鄂、粵兩省民情入告，俱稱「力能自辦，不甘借債」也絲毫不見效果。於是各省紛紛謀自保，組織「保路同志會」以資抵抗；而川中人士尤稱激烈。清廷乃改派趙爾豐入川，代王文韶為總督。

叫他嚴加整頓。趙爾豐一到成都，便拘保路同志會的代表鄧孝可和四川諮議局的正副議長蒲殿俊、羅綸等十餘人於署中，想借此脅散羣衆。人民環請釋放，督署的衛隊竟開槍打死了四十餘人，以致激成民變。趙爾豐見事不了，反以人民謀叛，捏詞入奏。那時各省諮議局都大動公憤，而浙江諮議局議長陳黻宸等竟電請「速斬盛宣懷，趙爾豐首以謝天下」了。清廷那裏肯聽，便促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帶兵入川，並起用前兩廣總督岑春煊馳往四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岑春煊至武昌，與湖廣總督瑞澂議不洽，而趙爾豐也怕他到川後真相敗露，乃捏報「川亂枚平」。岑春煊遂未果西行。清廷沒有明白四川的實狀，據報後，方以川事辦理迅速，嘉獎趙爾豐、瑞澂等應付功，而革命軍便大起於武昌了。

## 二 武漢首義與各省響應

武昌據南北樞要，為長江中權，革命黨人已屢議在此舉兵。只因防範很周，不能輕動。這時鐵路事起，四川先已糜爛，瑞澂撥兵西援，武昌便露空虛之狀。革命黨人趁此時機，便潛運槍彈，約於那年中秋（一九一一年十月六日）起事。後來因事不湊手，展期至二十五日（十月十六日）而十七日（十月八日）上事情就洩漏了，機關多處，同時破露，兵士彭楚藩、劉汝夔、楊宏勝三人都被殺。事已緊急，不能再延，便於十九（十月十日）夜起事，工程第八營左隊先發，槍殺排長，隊官數人，於是工程全

86950

隊和步隊同時響應，更迎合駐在城外的礮隊第八標，馬隊第八標入城，直取楚望臺軍械局，輜重營便縱火進攻督署。瑞澂和湖北藩司連甲，巡警道王履康，軍事參謀鐵忠倉皇出走，登楚豫兵輪暫避。（不過不多時，便逃往上海）陸軍第八鎮統制官張彪，水師巡防隊統領陳得龍也都棄營逃走。民軍遂占領武昌。翌晨，分兵徇下漢陽，漢口和兵工廠，便推陸軍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官黎元洪為『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大都督』。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為總參議，議員張國溶，夏壽康為副參議，即以諮議局為軍政府。一面檄告遠近，申明與漢滅滿，除舊布新之意；一面照會駐漢各國領事，請他們轉呈該國政府，嚴守中立。領事團以民軍聲明從前的條約仍繼續有效，（但切實聲明，如宣告獨立之後，清廷再有借款和另訂他約之事，則概不承認）且竭力保護各國商民的生命財產，便允所請。不多時，各國都承認民軍與清軍為交戰團體。這樣居中一呼，四方響應甚捷，不過幾個月工夫，各省便紛紛宣告光復了。

今就發布的先後，排日略記如下：

九月初一日——長沙 推焦大垵（即焦達峯，又稱焦昱）為都督，陳作新為副都督。巡撫余誠格乘湘帆小輪逃，巡防營統領黃忠浩，勸業道曾綬若，營務處王毓江，長沙知縣沈瀛都被殺。大垵，作新本是會黨的首領，當時與新軍合力，始得集事。不久，都為新軍所殺，乃改舉諮議局議長譚延闓為都督。

九月初二日——九江 武漢的警報傳到九江，礮臺營官徐世法便

運動新軍作響應之預備。至是，陸軍第五十三標統帶官馬毓寶遂率衆舉事。九江道保恆，知府璞良，防營統領張檢都逃去，民軍便在這署內設立『駐潯軍政府』，舉馬毓寶為都督，主持軍務；所有九江礮臺悉數歸徐世法統轄。

九月初四日——西安 初一日新軍先舉事，防營隨後接應，趨入省城，據藩庫和軍裝局。巡撫錢能訓逃，其他官吏或走或降。民軍宣告滿，漢回民一視同仁，派學生隊代表赴駐防將軍署協商一切。旗兵不省，反開礮轟殺學生四百餘人。於是人情大憤，便以初二日攻克滿城，對於旗人頗加殘殺。至是，事大定，遂推張鳳翽為都督。

九月初八日——太原 陝西警訊傳出，山西巡撫陸鍾琦便調派新軍第一第二兩營出防潼關，以資堵截。又恐他們在中途折回，即續派第三營跟在他們的後面，用為監視。軍隊向沒有開動，三營中有一排長叫王建安的，與二營管帶姚維藩有舊，便潛往告密。姚維藩大怒，遂於是日黎明，聯合一營襲入省城，湧至撫署。陸鍾琦親出彈壓，當場被殺，他的兒子光熙和協統譚振德，管帶熊國斌都死。不多時，駐防滿營也攻破了。於是推陸軍混成協統領官閻錫山為都督。

九月初九日——雲南 鄂軍都督的檄文到滇，陸軍第三十七協統領官蔡鐸和統帶羅佩金，唐繼堯等便舉兵響應。是夜九時，先由駐紫北校場的七十三標攻入北門，節次進據電報局，軍械局和督學，警各衙門。翌日黎明，七十四標到省，礮營馬隊，機關槍營同時占領南城，大東城等



地方。至午間，全城已大定了。總督李經羲和司道等官早都避走出城，惟藩司世增、陸軍第十九鎮統制官鍾麟同和兵備處總辦王振畿、管帶范鎮岳都被殺。民軍遂推蔡鏗爲都督。

九月初十日——南昌 自九江事起，南昌已十分動搖。至是，宣告獨立，推陸軍第十七協統領官吳介璋爲都督。巡撫馮世駿把印信交出後，由吳介璋派隊護送出城，汝駸便即自殺。過不多時，介璋辭職，改舉彭程萬。既而程萬也他去，乃迎馬毓寶到南昌，任爲贛軍都督。

九月十三日——上海 舉陳其美爲滬軍都督。當起事時，先據開北巡警局，次據南市製造局，旋又奪取吳淞口砲臺。於是淞滬大定，民軍便占得交通上的樞要，全盤的聯絡得以實現了。

九月十四日——杭州 武漢事起，浙江巡撫增韞已懷疑新軍的不可用，特地把各路的巡防營抽調來省，以資戒備。那時新軍與防營已互相聯絡，增韞卻還沒有知道。是月十三夜，諮議局副議長沈鈞儒便請見增韞，要求把旗營的營牆拆去，旗人一律編入漢籍，以免戰事。增韞不允。翌午，官商在撫署會議，請增韞贊成獨立，仍不允。那天晚上二時，城南北的新軍便同時起事，用炸彈轟燬撫署的頭門，二門，旋即進據軍械局。砲馬，輜重各營即分守銀行、教堂，並派隊巡邏街市。增韞爲民軍所拘，派兵護送出境，司道，織造各官都走散，駐防的將軍福濟也繳械投降。民軍推前江西提學使浙路總理湯壽潛爲都督。

86951

九月十四日——貴陽 是日由新軍排隊入城，守護藩庫和火藥局。

宣布獨立。改諮議局爲軍政府，舉新軍教練官楊燾誠爲都督，隊官趙德全爲副都督。巡撫沈瑜慶出走，其餘各官，一律仍舊。

九月十五日——蘇州 上海光復後，蘇地政學軍警各界的領袖和地方人民的代表便齊至撫署要求獨立，免致兵革。江蘇巡撫程德全立即照辦，遂於是日清晨宣布光復。他一面銷毀巡撫印，一面接受江蘇都督印，派兵分守城外的各要隘。

九月十七日——桂林 廣西見鄰省相繼獨立，環境動搖，真有不可終日之勢。巡撫沈秉堃爲要應付這困難，希圖苟免，便不待士民的要求，即宣布獨立。是日，民軍公推秉堃爲都督。未幾，秉堃託故辭職，改舉提督陸榮廷來代他。

九月十八日——安慶 鄂信到皖，各新軍便欲乘機起事。巡撫朱家寶即將陸軍第十一、第十二兩標的子彈收回，並飭令全體解散。諮議局知道此事，大爲譁怒，便於是月十五日提議三大問題，要求家寶答復。翌日見答，即說：「軍心如此，民心亦如此，各省相繼而行，令人束手無策。請諸公籌畫，採擇遵行。」局中乃於十七日開會，十八日宣告獨立，舉家寶爲臨時都督。既而家寶避去，遂改舉孫毓筠爲都督。

九月十八日——福州 駐防福州將軍樸壽自聞鄂警之後，對於新軍，防範得無微不至，他把藥庫的子彈悉數運入旗界，並於界內安設大砲地雷，以備攻襲。十八夜，忽有旗兵數百擁入漢界縱火，新軍即時推舉第二十協統領官許崇智爲總司令官，督兵與旗營宣戰。旗兵不敵，挂白

旗乞降，繳出軍械。閩浙總督松壽聞警自盡。翌晨，擒殺樸壽，並派兵護送都統勝恩和藩司尙其亨出境。民軍遂公舉陸軍第十鎮統制官孫道仁爲都督。

九月十九日——廣州 廣東自經黃花崗之役，無日不在恐慌中。及武，漢首義，形勢益見迫切。是月初四日，將軍鳳山到任，竟未及入署，中途即被炸身死。十八日，紳商各界請於兩廣總督張鳴岐，商議宣布獨立。仍推鳴岐爲都督，提督龍濟光爲副都督，議定十九日舉行。鳴岐當場應允。至期，士民齊送都督印信往督署，則鳴岐已於前一夜走避香港了。乃改舉胡漢民爲都督，陸軍統領陳炯明爲副都督。

九月二十一日——海軍各艦 時各艦奉清命攻武漢，因爲湖口砲臺已爲民軍所有，後發者不能上駛，便逗遛在江陰、鎮江一帶。是月十七日，鎮江光復，舉林述慶爲都督。（二十一日，清江也宣布光復，舉蔣雁行爲都督。）而蘇軍都督程德全又移檄各艦長官，勸他們乘時反正。恰巧那時有鏡清兵艦幫帶陳復和學生劉樾，劉勳名，楊砥中，常光球等三十餘人組織敢死隊，即於二十一夜起事，於是各艦同時響應，願爲民國効力。計鏡清、保民、楚觀、江元、江亨、建成、通濟、楚同、楚泰、飛鷹、楚濂、虎威、江平、和、張字號魚雷艇共十四艘，都卸去武裝，一律開集於鎮江，歸鎮軍都督林述慶。不多日，先已開到九江的海容、海籌、海琛三艦和魚雷數艘也就歸附於九江軍政分府了。

九月二十一日——濟南 革命事起，清廷議向德國借款三百萬充

軍餉，議以山東全省作抵押。士民聞此警耗，便在諮議局中議決八條，要求巡撫孫寶琦電告政府，不得借外債殺同胞。政府覆電允准，而江浙等省已相繼獨立。以是，山東諮議局復於是月二十一日開大會，寶琦以下各官和新軍各官弁都到，羣請寶琦贊成獨立。寶琦許可，乃舉他爲臨時都督，另推陸軍第五鎮統制官賈德懋爲副都督。但至十月初四日，寶琦又取消獨立。不久他就去職，由張廣建護理。後清廷改任胡建樞爲巡撫。轉瞬之間，清廷自身也就跌倒了。

九月二十二日——奉天 當地紳民請於總督趙爾巽，改設保安會，即推爾巽爲會長，諮議局議長吳景濂爲副會長。未幾，吉林、黑龍江兩省也各設保安會，推巡撫爲會長。

十月初七日——成都 四川的民軍與清軍奮鬪最久。外縣以次先下，帶兵入川的端方便在資州被殺。至是，成都光復，舉蒲殿俊爲都督。至十八日，又因兵變改舉陸軍小學總辦尹昌衡。趙爾巽向有「屠戶」之稱，民怨已深，但成都光復之後，他還擁兵據守督署。至十一月初三日，民軍圍攻督署，乃擒殺爾巽於明遠樓之側。

這樣地雪片告警，清廷怎不着慌！所以他於事起之後，調兵遣將，竭力肆應，着實忙了一陣。無如人心早去，大勢難挽，便是僻在西北的甘肅也於十一月十八日宣布獨立，把陝甘總督長庚也拘囚起來了。到得後來，所沒有抗顏明反的，只有直隸、河南兩省而已。

### 三 清廷的應付

當武，漢起義之時，清廷驟得此信，已經喫一大驚。又聽得瑞澂逃走，亂正亟，早就慌得手忙腳亂，没法擺佈了。所以八月二十一日，清廷諭軍諮府陸軍部迅派陸軍兩鎮赴鄂，一面由海軍部加派兵輪，飭海軍提督薩鎮冰督率前往，並飭長江水師提督程允和率帶所部即日赴援。即以陸軍大臣蔭昌督師，所有湖北各軍和赴援的各軍隊均歸節制。革瑞澂，張彪職，仍令瑞澂留任，帶罪圖功。至二十三日，又起復前軍機大臣袁世凱為湖廣總督，（並以岑春煊為四川總督，均令督辦剿撫事宜。）所有該省軍隊暨各路援軍均歸他節制調遣，便是蔭昌、薩鎮冰所帶的水陸各軍，袁世凱也得會同調遣。二十四日，京師也就戒嚴了。試想，陸軍大臣是當全國軍務總樞之任的，怎麼正值軍事喫緊之際，偏偏不使他居中調度，反而外遣督師呢！既外遣督師了，只有責令進取，怎麼未及三天又另派一個人去代他呢！這樣她倉皇周章，早就把所有的弱點一齊暴露了。所以往後的措施，實在都只是補苴彌縫的政策。結果便造成了袁世凱一個人的勢力，於清廷卻毫無裨益。這些措施，約舉起來，約有三項：

（一）罷免親貴與改組內閣。九月初五日，先以『違法營私，貽誤大局』的罪名，把盛宣懷革職，便令唐紹怡（即唐紹儀，因當時避宣統帝的名諱，所以改『儀』為『怡』）代為郵傳大臣。初六日，便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制各軍。一面命馮國璋代蔭昌總統第一軍，命段祺瑞總統第二軍。一面召蔭昌回京，照舊供職。初九日，資政院奏請取消內閣暫行章程，不以親貴充國務大臣。奕劻、載澤等均因此自請罷斥。十一日，

便以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命即回京，織組內閣。起復前兩江總督魏光燾為湖廣總督，先以王士珍署理。（王士珍旋因病請開去署任，改令段芝貴護理。至二十七日，又以段祺瑞接署。）既而頒布憲法信條十九條，內有內閣總理大臣須由國會公選的規定，（國會未開以前，資政院適用之）於是十八日上資政院即執行選舉總理，袁世凱當選；十九日上清廷便依據此案，重加任命，敦促他早日就職。二十三日，世凱入京，着手組織內閣。二十六日，內閣正式成立，世凱即入閣辦事。當時的閣員是：

外務大臣	梁敦彥	副	胡維德
民政大臣	趙秉鈞	副	烏 珍
度支大臣	嚴 修	副	陳錦濤
陸軍大臣	王士珍	副	田文烈
海軍大臣	薩鎮冰	副	譚學衡
學部大臣	唐景崇	副	楊 度
司法大臣	沈家本	副	梁啓超
郵傳大臣	唐紹怡	副	梁如浩
農工商大臣	張 謇	副	熙 彥
理藩大臣	達 壽	副	榮 勳

但梁敦彥、嚴修、王士珍、薩鎮冰、唐紹怡、張謇和陳錦濤、梁啓超、楊度等都未就職，又另派他人來輾轉代理。（如楊士琦署郵傳大臣之類）實際上只有總理大臣一人支撐其間，集中政權而已。及十月十六日，清廷明

詔監國攝政王載灃仍以醇親王退歸藩邸，一切用人行政都由總理大臣負責。於是清帝已成虛器，清廷的實權便悉歸袁世凱的掌握了。所以當時有個極流行的新鮮名詞騰諸人口，布諸報章的，便是「袁內閣。」

(二) 下詔罪己與宣誓太廟 罷斥盛宣懷後，清廷即於初九日下詔罪己。大致這樣說：「朕用人無方，施治寡術，政地多用親貴，則顯戾憲章，路事賸於僉壬，則動違輿論，促行新政，而官紳或藉為罔利之圖，更改舊制，而權豪或祇為自便之計，民財之取已多，而未辦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詔屢下，而實無一守法之人，馴致怨積於下而朕不知，禍迫於前而朕不覺……」好像滔天責任只要一紙空文便可推個乾淨，所以此詔之內尚以推行憲政，「鞏我萬世一系之皇基」為言呢。剛巧那時把駐在奉天的陸軍第二十鎮調赴前敵，增援湖北。不料行抵灤州，該鎮的統制官張紹曾和混成協統領官藍天蔚等便聯電政府，要求實行立憲，並請將憲法交由議院制定。清廷無法對付，不得不降心相從，即日命資政院起草憲法。至十三日，該院即將擬定憲法內重大的信條十九條先行入奏。清廷即命刊刻謄黃，宣示天下，並擇期在太廟宣誓，以昭信守。這十九條的精神，實可與英國的憲法相比，清廷所保留的，不過皇帝的虛名。然而民軍既高揭共和之旗，怎能俯首軟化，仍舊擁戴信條的公布，其實只有助成袁世凱的取得組閣全權而已。

(三) 諭開黨禁與派員宣慰 清廷下詔罪己的時候，同時即諭開黨禁，所有此項黨人均着准其按照法律，改組政黨，藉以養成人才，收作

國家之用。不但從前的戊戌政變時的維新黨人可以受到這樣的待遇，便是上年行刺攝政王的革命黨人汪兆銘，黃復生，羅世勛三人也於九月十六日釋放出獄，發交兩廣總督張鳴岐差委了。同時又為敷衍灤州軍人起見，賞加張紹曾侍郎銜，授為宣撫大臣，令赴長江一帶宣布德意。至二十四日，又派聲望夙著的大員為各該本省的宣慰使，叫他們分赴各屬，撫慰勸導，宣布實行改革政治的決心。並令各省選派代表三五人來京，公會會議，以定國是。當時諭派的是：

- |    |     |    |     |
|----|-----|----|-----|
| 江蘇 | 張 謇 | 浙江 | 湯壽潛 |
| 福建 | 江春霖 | 湖南 | 譚延闓 |
| 廣東 | 梁鼎芬 | 廣西 | 趙炳麟 |
| 四川 | 喬樹枬 | 江西 | 謝遠涵 |
| 山東 | 柯紹忞 | 山西 | 渠本翹 |
| 雲南 | 王人文 | 陝西 | 高增爵 |

但各地已接踵舉義，中間湯壽潛，譚延闓二人且已被舉為各本省的都督，事實上直等於空話，不過在文獻上留一遺跡罷了。總之，清廷對於民軍的應付，可謂絲毫未見效果。其真正與民軍打過交道，而且獲得最後對等議和資格的，還只靠袁世凱所擁有的那支北洋系的兵。

### 四 漢陽的失陷與南京的攻克



武漢自八月十九日舉義後，清廷即派遣海陸軍來攻。但未能即達。直至二十七日，雙方乃得開始戰鬪。初，清統制張彪於十九夜棄城逃走，尚擁有殘兵千餘人，紮在漢口之東。至是，清軍由河南赴援，清海軍提督薩鎮冰也派遣隊伍，登陸助戰。民軍作半圓陣形，着力進逼。至二十八日清晨，遂猛攻清軍於劉家廟車站。清軍不支，敗走譙家磯。二十九日，民軍進攻譙家磯，薩艦開砲助清軍，幾乎把民軍打退。後來武昌砲臺轟擊薩艦，薩艦不支而逸，清軍遂失助，大敗。沿鐵路線北退，直退至漢口。自此以至九月初旬，清軍氣勢渙散，只得按甲不動。及軍中接得袁世凱將要南下督師的消息，情形乃為之一變。因為南遣的部隊都是從前世凱在北洋大臣任上練成的，一旦聽到故帥重臨，勇氣自然驟振，便於九月初六日與民軍復戰於漢口之南。民軍起始甚猛，旋因薩鎮冰用兵艦巨砲下擊，民軍死傷過當，稍稍卻。清軍遂乘勝進逼，過大智門，至跑馬廳。那時民軍也深壕嚴壘以待，不再後退，而且時時伺隙以敗敵。相持至日暮，停戰。初七日晨，清軍用山砲側攻，民軍無相當山砲來應付，他已喫虧不小，然仍冒死不稍屈；此外有學生隊多人，徒手持炸彈，時起時伏，直搏敵陣。久之，不支，乃敗退。清軍遂得直入漢口街市，大肆毒手了。

86955  
清軍攻入漢口，即動手搶掠。搶掠之不足，便繼以焚燒。商民四散奔逃，哭聲震天。煙燄蔽空，連二十餘晝夜，遂使漢口三十里繁盛街市，悉化為燼。當時北京資政院曾有奏請懲辦前敵將帥的決議，得旨交袁世凱查辦，迄無結果。陸軍第六鎮統制官吳祿貞時在石家莊車站，將聯合燕、晉

諸軍協力圖北京，便也抗疏論列此事，「請誅縱兵燒殺之將帥以謝天下。」並有「仰體朝廷德意，凡運往戰地軍火子彈，暫行扣留，以弭戰禍而保和平」等語。九月十七日夜，祿貞遂被刺，參謀官張世膺，副官周維楨也同時死難。有人說，這刺吳的凶手便是第一鎮的旗兵，所以事前結隊而至，事後從容北去。

當漢口失守時，民軍便退守漢陽，與清軍夾水而陣。漢陽地處江、漢之交，東南兩面都繞流着天塹般的大水，陸上羣峯環抱，又形成龜山之險，在軍事上實是一所形勝之區。民軍初退漢陽，即經營防禦工程，以為固守之計，故一時未暇反攻。而清軍也因漢陽地勢險要，不敢貿然進逼。以此，又相持十餘日，暫無戰事。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民軍在漢水上游用帆船數艘駛至琴塘口，架設浮橋。因那邊有東亞製粉公司的廠房掩護着，不易為敵人發覺，故得從容施工。至下午四時半，橋已造成，便以湘軍二千為先鋒，乘夜渡橋。鄂軍五六千人隨後繼發。至二十七日拂曉，湘軍已悉數渡過了。湘軍先進，展右翼沿河而下。抄襲清軍右翼的後路。至羅家店。清軍尚沒覺察。及進至博學書院附近，兩方始開砲互轟。民軍氣壯勢勇，清軍漸卻。下午二時，遂追擊清軍於韓家店，清軍用機關槍反射，民軍仍冒死前進。及日暮，清軍乃退至水電公司附近，併力死守。這一役，湘軍十分努力，幾乎把占有漢口的清軍掃盪一空。而擔任左翼的鄂軍多新兵，進至博學書院東方的隄岸時，被清軍機關槍的猛烈掃射，竟不能支，遂漸漸退卻了。民軍的司令見鄂軍忽退，不得已，傳令湘軍也

退。那時湘軍方追擊清軍，聞令不再進，乃振旅渡河而西。

86956  
二十八日，清軍築礮壘三座於東亞製粉公司的後面，以防民軍的再渡。入夜，兩軍隔河互攻，礮聲隆隆不絕，東亞製粉公司的廠房遂被毀。是時下流江岸車站附近也有民軍潛渡，抄襲清軍左翼的後路，戰極酣，終夜礮火不息。然兩方都沒有多大的損害。那時海軍各艦俱已反正，二十九日黎明，軍艦海琛、海容、海籌、江貞和魚雷艇湖鵝已由九江上駛至陽邏附近。是日上午十一時，便礮擊江岸車站。下午三時，海容上駛，過江岸車站前，清軍不敢擊，遂進至武昌黃鶴樓下，傍一小輪停泊，把所載的機關槍運入武昌。湖鵝繼進，清軍由江岸發礮轟擊，火力殊猛。湖鵝傍近南岸，以全速力進駛，青山民軍即發礮掩護。但湖鵝已中礮受傷，急避至新河內。未幾，海容復下駛，及將出租界水綫之外，忽發礮猛轟江岸清軍的礮兵陣地，相距約五百密達，礮彈連續爆發，處處命中。清軍的礮兵陣地遂塵沙飛揚，而附近的村落也同時着火。海容下駛至七里溝附近，尙發礮不已，所以清軍的礮兵幾乎全殲。但至下午五時半，海容的左舷船腹和後檣、烟囪等處也受有礮傷了。這一役，民軍因艦隊的活動遂大挫清軍之勢，清軍漢口東方的陣地實已大受動搖。設無其他變化，民軍恢復漢口是不成問題的。

剛巧那時袁世凱利用資政院的選舉，在北京組成新內閣，爲要表示實力以自取威重起見，便嚴促前線的軍統馮國璋限令進取漢陽。於是清軍遂改守爲攻，即於十月初二日乘夜潛渡漢水，伺民軍的不備，占領

蔡甸。初三、初四、初五連日血戰，民軍雖竭力奮鬪，終於爲清軍的機關槍所扼，不能取勝。而漢陽附近各山隘又陸續爲清軍所奪。至初六日，清軍便長驅至十里鋪，民軍只得陸續退回武昌。但龜山的礮隊仍冒死鏖戰，會不少衰。直至初七日清晨，民軍纔悉數渡江而南，清軍得進占龜山。是日下午二時，漢陽遂完全失守。初八日，清廷便以克復漢陽功，賞馮國璋二等男爵。從此，清軍挾龜山的巨礮時時隔江轟擊武昌，武昌全城盡入火線之內。幸民軍櫻城固守，把沿江上下七十餘里的防禦線，經營得十分鞏固。又有艦隊從中掩護，清軍乃終於不獲一逞。然而形勢岌岌，幾成孤戍，不有他處起與呼應，也就危亡可以立待。乃過不了四五日，長江下游的根本重地——南京——便爲民軍所攻克。於是漢陽之失，竟未足爲患於民軍的進展，而民軍的基礎卻轉得藉此以漸臻鞏固了。

當杭州、上海、蘇州各地先後光復時，南京的士紳便請求兩江總督張人駿贊成獨立。人駿不允，並將陸軍第九鎮統制官徐紹楨所部的新軍由城內移紮秣陵關，扣留子彈不發；一面調駐在浦口的江防營入城防守。這江防營的統領便是著名的辮子大帥提督張勳，他是一個極頑固而自用的舊式軍人，所以入城之後把持一切，連張人駿和江寧駐防將軍鐵良等也只得受他的挾制了。徐紹楨既被遣外出，便於九月十七日率同全軍，與由滬至寧的民軍進逼雨花臺。張勳聞有內應，便閉城搜殺，凡巡士和督署的衛隊多有被殺的；其餘良民或無髮辮，或身有白白布帶的，也枉遭殺戮，死者不下千餘人。十九日，民軍攻雨花臺，不利，退至鎮

江蘇、浙、滬各地俱派隊往會，遂公推紹楨爲聯軍總司令。當時齊集鎮江的，有蘇軍司令劉之潔，浙軍司令朱瑞，鎮軍司令林述慶，滬軍司令洪承點，濟軍司令黎天才，因即分頭向南京出發。至十月初三日，江蘇都督程德全親至丹陽視師，蘇、浙聯軍遂推他爲海陸聯軍總司令長。他便進駐高資，前鋒遂達棲霞山。初四日，濟軍占領烏龍山礮臺，乘夜直擄幕府山。至初五清晨也就占領了。是日浙軍也占領馬羣、孝陵衛一帶，直逼南京。初六日上午六時，清防軍率大隊出城迎戰，浙軍攔頭痛擊，防軍大潰，當場轟斃他們的統領王有宏，直追至朝陽門附近，方纔收兵。是日蘇軍也向雨花臺進攻，清防軍傷亡很多，幕府山礮臺也向城內獅子山和北極關等處遙擊。初七日，鎮軍攻堯化門。初八晨，滬軍也由蘇抵堯化門。初九日，幕府山礮臺把北極關的廟脊擊毀，駐在那裏指揮戰事的張勳便不得不遷匿別處了。

初十日，鎮軍、滬軍俱列陣於太平門外，用礮直對天保城轟擊。浙軍先已用全力進奪紫金山，連戰數日，都因敵人列隊天保城死拒，不能勝利。是夜，乃選敢死士五百人冒險攀登，直攻天保城。十一日黎明便攻克了。同時蘇軍也在城南占領雨花臺。城中不能再支，張勳便帶領殘卒二千人，偕同張人駿、鐵良開漢西門逃走。張勳仍擁殘卒，退據徐州。人駿、鐵良則同乘日本礮艦逃往青島。十二日，聯軍便整隊入城，南京遂完全克復。翌日，民軍遂推定江蘇都督程德全移駐南京。

南京襟江帶湖，山嶺起伏，自古有龍蟠虎踞的雄稱，實是江南唯一的

形勝要地。城外的烏龍山、幕府山、老虎山、天保城、雨花臺和城內的獅子山、富貴山、清涼山等處，又都置有巨礮，更爲軍事上必爭之區。民軍挾有長江全勢，必須攻克南京，基礎始穩；而清軍也因得到漢陽的勝利，始有議和的資格。所以漢陽、南京兩地戰爭的結局實爲最有關係於革命的兩大事件。遂使一方促成南京的組織臨時政府，一方使醞釀北廷的遣使議和。

## 五 臨時政府的建立

自浙江、江蘇相繼光復之後，民軍之於中國，實已到「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地位了。然而省自爲政，沒有聯合進行的機關，已深感不便。於是江蘇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湯壽潛便於九月二十一日聯電滬軍都督陳其美，倡議各省公舉代表，集議於上海。集議的目標便在組織政府，所以當時提議的大綱，便是公認外交代表，對於軍事進行的聯絡方法，和對於清皇室的處置問題等三條。二十二日，便以江蘇都督府代表雷奮、沈恩孚，浙江都督府代表姚桐豫、高爾登的名義，通電各省，請派代表來滬會議，組織臨時政府，並請各省公認伍廷芳、溫宗堯二君爲臨時外交代表。二十五日，代表會開第一次會議，議決定名爲「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二十七日，代表會得悉湖北也有通電請各省派代表赴武昌組織臨時政府的信息，便議決以上海交通便利，會所仍以上海爲宜，並電武昌即派代表與會。三十日，議決承認武昌爲民國中央軍政



府以鄂軍都督執行中央政務，並請以中央軍政府名義委任各代表所推定的伍廷芳、溫宗堯為民國外交總副長。十月初三日，湖北都督府的代表居正、陶鳳集到會，報告湖北通電經過情形，遂議決各省代表都赴武昌。初四日，議決各省代表赴武昌時，仍應各留一人以上在上海，俾赴鄂的專議組織臨時政府事，留滬的分任聯絡聲氣之責，別為通信機關。於是江蘇都督府代表雷奮、浙江都督府代表湯爾和、陳時夏、黃羣、陳毅、福建都督府代表潘祖彝、山東都督府代表謝鴻霖、雷光宇、安徽都督府代表王竹懷、許冠堯、趙斌、湖南都督府代表譚人鳳、鄒代藩、廣西都督府代表張其鏗、滬軍都督府代表馬君武、陳陶怡、四川都督府代表周代本、直隸諮議局代表谷鍾秀、河南諮議局代表黃可權、都陸續行抵武昌，湖北都督府便派代表胡瑛、王正廷、孫發緒、時象晉與會。

那時漢陽已經失守，武昌全城陷於火線，遂假漢口英租界的順昌洋行為各省代表會所。十月初十日，開第一次會議，推譚人鳳為議長。十二日，議決先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並選舉雷奮、馬君武、王正廷為該項大綱的起草員。十三日，議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二十一條，即日公布。十四日，據滬軍都督府電傳，得悉南京已於十二日克復，於是議決以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於七日內齊集南京，若有十省以上的代表到南京，即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至二十二、二十三等日，各省代表齊集南京。二十四日開會，議決於二十六日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但中經變化，忽然緩行。先有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的擬議。

繼又改為黎正黃副，由黎委黃到南京代行職權的過渡辦法。終以口舌糾紛，迄未實現。

十一月初六日，革命領袖孫文適自海外歸抵上海，大元帥、副元帥的問題便無形擱置，遂公決於是月初十日開選舉臨時大總統會。到那日，奉天代表吳景濂、直隸代表谷鍾秀、張銘勳、河南代表李盤、山東代表謝鴻霖、山西代表景耀月、李素、劉懋賞、陝西代表張蔚森、馬步雲、江蘇代表袁希洛、陳陶怡、安徽代表許冠堯、王竹懷、趙斌、江西代表林子超、趙士北、王有蘭、俞應麓、湯漪、浙江代表湯爾和、黃羣、陳時夏、陳毅、屈映光、福建代表潘祖彝、廣東代表王寵惠、鄧憲甫、廣西代表馬君武、章勤士、湖南代表譚人鳳、鄒代藩、廖名楷、湖北代表馬伯援、王正廷、楊時傑、胡瑛、居正、四川代表蕭湘、周代本、雲南代表呂志伊、張一鵬、段宇清等都到會，由湯爾和主席。按照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第一條的規定，代表投票權每省以一票為限。到會代表十七省，共計十七票，以得票滿投票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為當選。當時投票的結果，孫文得十六票，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於是中華民國的臨時政府便在這各省代表的歡呼聲中正式產生了。

孫文當選為臨時大總統後，即於十一月十三日入南京就職。那天恰是陽曆的一月一日，臨時政府時已決定採用陽曆，以一新國民的耳目，便以孫總統就職之日為中華民國元年的元旦，從前各省起義時所用的黃帝紀元（當時不用清朔，但仍用陰曆）一律撤銷。是日，孫總統由



滬蒞寧，行就職禮。各省代表和海陸軍代表齊集禮堂，先由孫總統宣誓：「傾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衆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

次由各省代表捧授大總統印與孫總統，並致說詞。孫總統啓印後，即發布宣言：

「中華民國締造之始，而文以不才膺臨時大總統之任，夙夜戒懼，慮無以副國民之望。夫中國專制政治之毒至二百餘年來而滋甚，一旦以國民之力踏而去之，起事不過數旬，光復已十餘行省，自有歷史以來，成功未有若是之速也。國民以為於內無統一之機關，於外無對待之主體，建設之事，刻不容緩，於是以組織臨時政府之責相屬。自推功讓能之觀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務盡職之觀念以言，文所不敢辭也；是用黽勉從國民之後，能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普利民生，以達革命之宗旨，完國民之志願，端在今日，敢披肝瀝膽，為國民告：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如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者，對於滿清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

統一。血鐘一鳴，義旗四起，擁甲帶戈之士遍於十餘行省。雖編制或不一，號令或未齊，而目的所在則無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為共同之行動，整齊劃一，夫豈甚難！是曰軍權之統一。國家幅員遼闊，各省自有其風氣所宜。前此清廷強以中央集權之法行之，以遂其偽立憲之術。今者各省聯合，互謀自治，此後行政，期於中央政府與各省政府之關係，調劑得宜。大綱既掣，條目自舉。是曰內治之統一。滿清時代藉立憲之名，行斂財之實，雜捐苛細，民不聊生。此後國家經費取給於民，必期合於理財學理，而尤在改良社會組織，使人民知有生之樂。是曰財政之統一。以上數者，為行政之方針。持此進行，庶無大過。

「若夫革命主義，為吾儕所倡言，萬國所同喻，前此雖屢起屢蹶，外人無不鑒其用心。八月以來，義旗飄發，諸友邦對之，抱平和之望，持中立之態，而報紙及輿論尤每表其同情。鄰誼之篤，良足深謝。臨時政府成立以後，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及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義與我友邦益增親睦，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且將使世界漸趨於大同。循序以進，不為倖獲。對外方針，實在於是。

「夫民國新建，外交內政百緒繁生，文願何人而克勝此！然而臨時政府，革命時代之政府也，十餘年來以至今日，從事於革命者皆以誠摯純潔之精神戰勝其所遇之艱難，即使後此之艱難遠逾於前

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無阻，必使中華民國基礎確立於大地，此後臨時政府之職務始盡而吾人始可告無罪於國民也。今以與我國民初相見之日，披布腹心，惟我之四萬萬同胞鑒之。」

孫總統就任後三日，代表會又開會選舉臨時副總統。到會代表十七省，投票結果，全場一致，以黎元洪當選。孫總統便於這天親蒞代表會，交議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權限案。議決後，即照規定提出國務員九人徵求同意。提出的人選，便是陸軍總長黃興、海軍總長黃鍾英、外交總長黃龍惠、司法總長伍廷芳、財政總長陳錦濤、內務總長宋教仁、教育總長湯壽潛、實業總長張謇、交通總長程德全。經代表會先開審議會，另提意見。孫總統重經修定後再行提出，代表會遂正式開會通過。於是國務員乃得正式發布如左：

陸軍總長黃興	次長蔣作賓
海軍總長黃鍾英	次長湯薌銘
外交總長黃龍惠	次長魏宸組
司法總長伍廷芳	次長呂志伊
財政總長陳錦濤	次長王鴻猷
內務總長程德全	次長居正
教育總長蔡元培	次長景耀月
實業總長張謇	次長馬君武
交通總長湯壽潛	次長于右任

臨時政府既已完成了，各省代表會也就依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規定代行參議院的職權了。後來各省的參議員陸續報到，不久便已超過半數，遂於一月二十八日開參議院正式成立大會，舉林森（即前述代表中的林子超）為議長，王正廷為副議長。

## 六 南北議和與清帝退位

當漢陽失守之後，武昌民軍竭力與清軍隔江相拒。旋於十月初十日由英國駐漢領事的介紹，與清軍停戰三日。三日期滿之後，又繼續停戰三日。十五日，袁世凱電令漢口的清軍，俟停戰期滿之後再繼續十五日，而派唐紹怡為代表，與黎都督或其代表人討論大局。二十五日，浙江代表陳毅由鄂到寧，報告唐紹怡已到漢口，黎都督的代表已經和他見過。據他說，袁世凱也贊成共和的。於是當時的各省代表會便選舉總統，以為觀望。同時也就議決以伍廷芳為民軍代表。但那時清廷實用遠交近攻的策略，所以對於山西仍舊進逼，新放的巡撫張錫鑾且帶兵打入娘子關。都督閻錫山早已退至平陽，錫鑾遂得長驅直入太原城。因此，當時的北廷便不承認山，陝兩省在停戰範圍之內。民軍覆電聲明，非同時一律停戰，不予開講。旋即商明，清廷對山，陝，民軍對四川，各不增加兵力與軍火，乃定議從十月十九日起，到十一月初五日止，停戰十五日。以漢口為議和地點。而伍廷芳以駐滬任外交代表，不能到漢，乃改在上海開議。十月二十七日，唐紹怡到上海，雙方指定英租界的市政廳為議場。二

十八日，開第一次會議。伍廷芳提議，十九日停戰後，湖北、山西、陝西、山東、江蘇、安徽、奉天均須一律停戰，不得進攻。要唐紹怡電致袁內閣後得了確實的回答，方能開談。紹怡當即答應。十一月初一日，袁內閣的回電到了，遂開第二次會議，展長停戰期限七日。（自初五到十二）伍廷芳提出「必須承認共和，方可開議。」唐紹怡電達北京，請召集國會，議決國體。初九日，清內閣奏請召集宗室王公開御前會議。對於國體問題，由民意決議的話也承認了。初十日，開第一次會議。議定開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從多數取決。決定之後，兩方皆須依從。十一日，開第四次會議。議定國民會議以每省爲一處，內外蒙古爲一處，前後藏爲一處，每處選代表三人組織之。並定每人一票，倘某處代表到會的不滿三人，仍有投三票之權。十二日，開第五次會議。伍廷芳提出國民會議以上海爲開會之地。開會日期定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唐紹怡允爲電達袁內閣。

86961

但當時南方的形勢，完全加北廷以打擊，孫總統早於初六日回滬，初十日被選爲總統，十三日且在南京就任，着手組織政府了。於是唐紹怡無法應付，只得交涉失敗，電告北京辭職。袁世凱便逕電伍廷芳，說唐代表權限所在，祇以切實討論爲範圍。現在國民會議各條均未先與本大臣商明，遽行簽定，其中實有礙難實行各節。嗣後應商事件即由本大臣與貴代表直接電商。伍廷芳當即覆電，說唐代表簽定各約，不能因其辭職而有變動。而且往返電商不便，請清內閣總理親來上海面商。袁世凱又來電說：國體問題現在商議正當辦法，爲什麼南京忽然組織政

府？設國會議決爲君主立憲，該政府暨總統是否立即取消？伍廷芳以爲這是民國內部的事情，未便由外界來置議，也就很滑稽地覆電說：若以此相詰，請還問清政府，國民會議未決以前，何以不即行消滅？設國會議決爲共和，清帝是否立即退位？於是和議便由此停頓，而南京的臨時政府便有分道北伐的計畫。

過不多時，袁世凱在丁字街被刺，而軍諮使良弼又爲民黨彭家珍所炸殺。良弼是滿人中的傑出人材，時方密組宗社黨以圖破壞共和，一朝殞命，北京爲之大震。所以一夕數驚，逃向四方的每天總有數萬人；京津鐵路上的列車竟擁擠得不成樣子，不但車廂裏面沒有插足的餘地，便是車外攀手踏腳的所在也滿挂着逃難的旅客了。至於那些親貴呢，更是一籌莫展，只有相向痛哭，或竟託庇於外人的字下以求苟延他們的殘喘而已。那時東南半壁既全非清有，而袁世凱所轄的軍隊卻偏偏占領着漢口和漢陽，緊逼武昌。試想，這內擁重兵，外挾強敵的袁內閣，怎麼不左右取重，把持一切呢？所以民軍與清廷的代表議和，其實只是商量周旋袁世凱的條件，清帝的退位早就不成問題了。我們只看伍廷芳與唐紹怡在上海會商了好幾次，總是彼此僵持，不得解決，唐紹怡且電京辭職；而孫總統提出的最後協議條件——主要的話便是：袁世凱須宣布共和，孫總統辭職，由參議院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由伍廷芳直接電達袁內閣後，北方的將領段祺瑞等便聯電贊成共和，並說要帶隊入京與各親貴剖陳利害，自然這癥結所在很明白地顯示在我們的

面了。

惟其如此，所以後來南北兩方往來的磋商只是怎樣優待退位清帝的條件，而國民會議怎樣召集的問題却無形廢棄了。結果，議定優待條件十九條，計分三項：（一）優待清皇室八條，（二）待遇清皇族四條，（三）待遇滿蒙回七條。即於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六日由參議院咨復臨時政府照行。延至是月十二日，清帝即宣布退位。袁世凱也便電告南京，說他絕對贊成共和。孫總統得電，於十三日向參議院辭職，並薦舉袁世凱。十四日，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移設北京。十五日，舉定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當天覆議臨時政府地點，又以北京積勢不便，決定仍設南

京。於是南京方面便派蔡元培、汪兆銘赴北京，歡迎袁世凱南來就任。料南行尚沒定局，而二十九晚上北京突然兵變。三月一日，天津、保定也接着同時兵變。袁世凱便藉口鎮壓，不能南來。六日，參議院決議，許他在北京就職。他便任命唐紹儀（這時他又恢復原名了）組織內閣前往南京接收交代。五月一日，孫總統解職。五日，參議院也移設北京。從此，清朝完全覆亡，別開一個新的局面，而辛亥革命也就到了頂點，不得不暫告一個段落了。

二十年八月十四日寫畢。

## 目前中國行政區域

內政部報告全國行政區域共為二十八：（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四川、西康、貴州、雲南、山東、河南、河北、遼甯、吉林、黑龍江、熱河、察哈爾、綏遠、山西、陝西、甘肅、甯夏、青海、新疆）直隸於行政院之市五：（南京、上海、漢口、青島、北平）行政區二：（東省特別行政區、威海衛行政區）地方二：（外蒙古、西藏）縣一千九百二十四，隸屬於省政府之市九，設治局二十五，此係內政部成立以來，整理全國行政區域之大概情形。將來如縮小省區案通過實施，邊遠荒曠地方，均一一設治，並將全國一切特殊行政組織，根本廢除，劃一省縣兩級制度，區域整齊，系統不紊，精神一貫，指臂相使，則地方自治之完成，自可計日而待矣。